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 
第一五六回 錢長亭良朋悲遠別 脫火坑名士作冰人

且說章秋谷把小洪寶寶定作花榜的狀元，金部郎心上自是歡喜，卻故意對章秋谷說道：「據我看起來，雲蘭和小洪寶寶也不相上下。雲蘭的姿貌也很不差，為什麼你一定要把小洪寶寶拔居雲蘭之上？」秋谷笑道：「老實和你說罷，如今的人憑你怎樣，心上便總有一個私心，那裡能當真大公無我的沒有一些兒私曲的地方？雲蘭是我的相好，那裡有不迴護他些的道理？無奈這個雲蘭和小洪寶寶兩個人比較起來，一邊是雖多婀娜之姿，略欠清揚之態；一邊是既具纖穠之致，兼饒林下之風。這般的賞鑒，卻不是粗心人可以領略得來的。因此沒奈何，把小洪寶寶取了第一。」

若是在你未來之前，這個小洪寶寶就預先到了天津，我也早已收羅在我的門下，那裡還輪得到你？」金部郎聽了，便也笑了一笑，不說什麼。

金觀察便問秋谷道：「你既然不取北方人和揚州人，蘇州、上海人那裡有這許多？」秋谷道：「取在榜上的，原不過二□個人的模樣。寧缺毋濫，只好憑他少幾個人的了。」金觀察和金部郎又把那幾首詩讀了一遍，金觀察道：「你的筆墨果然綺麗非常，做這樣的香奩豔體，剛剛合你的筆路。」秋谷謙遜道：「這些筆墨已經拋棄多時。三日不彈，手生荊棘，如今再要提起筆來就覺得□分生澀。這裡頭未免有不妥當的地方，還要請老表伯指正才是，怎麼老表伯先自這般的謬贊起來？」金觀察呵呵的笑道：「我們自己人，你還和我客氣麼？」秋谷也不覺微微一笑。

金觀察和金部郎坐了一刻，把明天錢行的事和秋谷說了。秋谷隨口謝了一聲道：「明天老表伯和星精兄賜飲，斷斷不敢不到。」金觀察道：「你還是這般客氣，索性具個手本上來稟謝何如？」說笑了一回，金觀察和金部郎走了。

章秋谷又坐下來，把那張沒有寫完的花榜一揮而就。一共只取了二甲□名，三甲五名，連著三鼎甲，只得□八個人。把月芳取了個二甲第四。二甲裡頭，取了林湘君、林妃君、卓文君、李香玉等。又把桂紅、小芬等幾個人勉強取了個三甲。立刻找了一紙冷金箋，半真半草的謄寫出來，預備明天帶到寶華班去。又把草稿送到津沽風月報館裡頭，請他登報。

到了明天，已經是七月初七，天上佳期，人間良夜，銀河無浪，烏鵲不驚，盈盈一水之波，脈脈雙星之恨。金觀察料理了日間應行的公事，急急的回到公館裡頭來，邀了金部郎和章秋谷同到寶華班去。又到別處去請七八個客人，主客一共□一個人，在金蘭房間裡頭擺了一個雙台，算是金觀察和金部郎兩個的主人。一台是金蘭的，一台卻算是小洪寶寶的。依著小洪寶寶的意思，原想要叫金部郎不要和金觀察混在一處，這一台酒就在他自己房間裡頭吃的。無奈今天的酒是金觀察和金部郎兩個人合在一起和秋谷錢行的，章秋谷一個人不能分作兩個，金部郎便和小洪寶寶商議叫他將就些兒，這一台酒就擺在金蘭房間裡頭，也是一樣的。小洪寶寶便也答應。金部郎又把章秋谷把他取做狀元的事情和小洪寶寶說了，小洪寶寶只說是金部郎有意哄他，不肯相信。金部郎道：「你不信，我把花榜給你看。」說著便回過頭來，要問章秋谷要那一張花榜。

不想章秋谷不在房中，到月芳那裡去了。金部郎便走到月芳房間裡去，向他要時，只見雲蘭、月香兩個人都在月芳房內，大家正在看那花榜。秋谷站在那裡，指指點點的在那裡解說給他們聽。金部郎等他們看過之後，便拿著那張花榜走到小洪寶寶那邊來。章秋谷同著雲蘭、月香、月芳也跟著過來。小洪寶寶本來認得幾個字的，看了那張花榜上的字兒，一甲一名，果然是他自己的名字。金部郎又把那幾句評語和一首七絕的意思，細細的和他講解一遍。小洪寶寶不覺心中大喜，杏靨春回，櫻唇紅綻，對著章秋谷笑道：「謝謝耐，像煞說得忒嫌好仔點哉。」秋谷也笑道：「我是向來不會拍馬屁的，好的就說好，不好的就說不好，你又何必和我客氣？」

章秋谷說到這裡，雲蘭和月芳兩個都瞟了秋谷一眼。秋谷見了，心上自是明白，卻只當沒有看見的一般。不多一刻，金觀察叫金蘭過來，請秋谷入席。秋谷便同著金部郎一同過去，小洪寶寶和雲蘭等也隨後跟來。

那些班子裡頭的信人聽說章秋谷定了個花榜，只說自己一定在花榜裡頭，大家爭著擁到金蘭房裡頭來看。連著那個女本家也走進房來，見了眾人一一的招呼過來。

金觀察便對他笑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這位章老爺定的花榜，狀元、榜眼、探花，都出在你們一個班子裡頭。這個風聲傳揚開去，你們這個班子一定要發大財。」那女本家聽得三鼎甲都是他家班子裡頭的人，心上自然歡喜，隨口謝了秋谷，便回身退出。還有幾個班子裡頭的蘇州信人，大家拉著金觀察，要金觀察把花榜上的名字，一個一個的都念出來給他們聽。金觀察只得依著他們念了一遍。有幾個榜上有名的自然高興，有幾個落第的就不免要暗中把章秋谷咒罵幾句。更有那班揚州人，聽說凡是揚州幫的信人一概沒有名字，更是恨得咬牙切齒，氣憤非常，背地裡也不知把個章秋谷罵了多少。

只說章秋谷坐在席上，看著雲蘭的神色倒還沒有什麼，只有月芳坐在那裡悶悶的一言不發。秋谷知道他的意思，咬著耳朵敷衍了他幾句，只說本來要把他取作第三名探花的，不知怎麼樣，一時錯誤，竟取了個二甲第四。月芳聽了，只微微的笑道：「像倪實梗格別腳信人，陸裡揆得著啥格探花！倒是歸格辰光，倪搭耐說格閒話，耐阿記得？」秋谷聽了，猛然提起一件事來，暗想以前曾經親口許他，一定要想個法兒把他提出火坑的，如今自己的歸期在即，一時那裡想得出什麼法兒？低著個頭想了一回，由不得為難起來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忽然覺得有人在後面拉他一把。秋谷回過頭去看時，只見雲蘭坐在後面，附著他耳朵低低問道：「阿是耐真格要轉去？慢慢交末哉呀？啥格實梗要緊？」秋谷對他說道：「我有正經事情，不能不回去。初□一准要走的。」雲蘭聽了，登時蹙著雙蛾，黯然而不樂，低下頭拉著秋谷的手揉搓一會，默默無言。停了好一回，方才抬起頭來說道：「格末耐去仔，阿要幾時來呀？」秋谷道：「自然就要來的。金大人再三再四的一定要我來。金大人的面上，不來覺得不好意思。」雲蘭道：「格末幾時來呀？阿是真格呀？」秋谷道：「自然是真的。回去不過一個多月的勾留，大約八月底九月初就可以到這裡的了。」雲蘭聽了，把一個粉面假在秋谷肩上，道：「格是倪到仔九月裡向，等耐格噓。」說了這一句頓了一頓，眼圈兒已經紅了。

秋谷見了這般模樣，倒不覺心上有些跳動起來。名士多情，佳人難得，楊柳長亭之路，將離南浦之思，兩個人四目相視，很覺得有些依依不捨的心情。雲蘭見秋谷臉上呆呆的，露出□分惆悵的樣兒，更覺得別緒滿懷，淚珠欲滴。月芳也附著秋谷耳朵低聲說道：「耐阿好勿要去哉！耐去仔，叫倪那哼呀？謝謝耐，搭倪想想法子。」

秋谷聽了，便伸出手來，左手挽住了月芳，右手拉住了雲蘭，這邊看看，那邊看看。看了一回，忽然別轉頭去歎一口氣，把雙手一齊放下，立起身來拉著金觀察到榻上坐下，和他商量月芳的事情。把月芳如何的情願從良，自己又如何的情願幫他的忙，一一說了一遍，要把這件事情轉托金觀察。

金觀察聽了，鬢然道：「你不說我幾乎忘了，恰好有一個湊巧的機會在此。孫英玉去年斷了弦，不願意再娶正室，想要娶一個姨太太操持家政，就是堂子裡頭出身的人也不妨，只要一心一意肯嫁他，他也沒有什麼不願意。和我說了幾遍，要托我替他做個媒人。如今既然月芳情願從良，我看月芳這個人狠有些厭倦風塵的意思，倒也不是個娶不得的人。孫英玉娶了他回去，一定可以彼此相安，不至於鬧什麼笑話。好在英玉今天也在這裡，待我去把他叫過來問他一下，看他願意不願意。」

說著，便走過去把那位孫英玉叫了過來，把這件事兒和他說了一遍。孫英玉□分歡喜，一口應承。秋谷見孫英玉已經答應，便又回轉身來和月芳咬了幾句耳朵。

月芳呆了一呆，還沒有開口，秋谷又低聲對他說道：「這個人是狠靠得住的，雖然功名小些，是個直隸候補縣丞，卻上司都狠剪他得起。年紀也只得四□一歲，不算很大，面貌也平平正正的，不是什麼麻胡黑醜的尊容。你自己看就是了。」說著，便把孫英

玉指了一指。月芳便回過頭來，把孫英玉著著實實的看了兩眼，便對著秋谷一笑，不說什麼。

秋谷知道他心上已經許可，便一手拉著月芳，直拉到孫英玉面前，把月芳的手一直送到孫英玉的手內，口中說道：「你們兩個人都是自家情願的了，有什麼話，你們兩個人自己講罷。」月芳紅著個臉，半推半就的竟在孫英玉身旁坐了下來。

孫英玉看著月芳，雖然年紀大些，卻還著實有些豐采，喜得笑嘻嘻的，看著月芳一時倒說不出什麼話來。停了好一會，方才開口問問月芳的出身家世，月芳一一的回答，也問了孫英玉幾句。兩個人登時低聲促膝的談心起來。章秋谷和金觀察見了他們兩個人這般情景，便故意回到席上去應酬一會，好讓他們兩個人細細的談心。

正是：

風塵淪落，誰憐多病之徐娘；湖海飄零，詎有黃衫之俠客？

未知以後如何，且待下文分解。